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本学研究

二十四

學苑出版社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本学研究

二十四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学研究. 第24辑 /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077 - 4656 - 3

I. ①日… II. ①北… III. ①日本—研究—丛刊
IV. ①K313.07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988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 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保定市彩虹艺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787 × 1092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0 元

主 编：徐一平 笠原清志

编 委：周维宏 施建军 张龙妹

朱桂荣 潘 蕾 葛东升

执行主编：张龙妹

前 言

时至2014年年末,中日关系依然没有多大回暖。但经历了这几年的中日关系的低谷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日本学研究者对日本的研究没有跌入低谷,年轻学者不断涌现,研究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本期《日本学研究》就应该是这一现象的有力例证。

跟往年一样,我们向国内外的日本研究者广泛征稿。3月底稿件截止后,由编辑委员会组织各专业的教师进行审稿,在投稿论文中采用了35篇稿件。对于部分需要修改以后再审的稿件,由于时间关系,不得不割爱,我们将在下期优先考虑。

本期收录的35篇投稿论文,其中日本语言研究论文10篇、日语教育研究论文5篇、日本文学研究论文6篇、日本文化研究论文8篇、日本社会经济论文6篇。此外,刊登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5篇优秀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日本学研究的现状,也展示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师生及国内日本学界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投稿论文中,在读博士生的论文有21篇,占总数的60%。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数字,它不仅表明年轻的研究力量的成长,同时也展示了我国日本学研究发展的未来。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日本学研究也是一样。而且,与日本的中国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还远远落后!衷心希望能在中日关系的寒流中诞生出健康的日本学研究。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本学研究》第24辑编辑委员会
2014年12月

目 录

日语研究

量词“匹”特殊义项的生成与消亡 ——从日语对汉语影响的角度	罗泽宇(1)
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勧誘ストラテジーに関する一考察	秦石美(10)
動詞否定文の否定のスコープに関する中日対照研究	仇 虹(24)
「出す」と「～出す」の意味的関連性	鄧超群(35)
日语言说动词的初步探究	芦 茜(48)
日本語におけるサ変複合動詞二重ヲ格構文について	孟会君(60)
中国語における三次元形容詞〈粗・細〉の多義性研究 ——日本語三次元形容詞「太・細」との対照を兼ねて	趙寅秋(76)
山形県三川町の依頼・断り場面におけるヘッジ(hedge)の使用実態	李 凝(93)
動詞連用形が名詞として自立していく過程について	沈 晨(104)
中日同形語に関する一考察 ——中国語の“以外”と日本語の「以外」を中心に	潘 蕾(114)

日语教育研究

高级日语学习者自我修正的类型及成因分析	崔广红(122)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审定日语教科书 ——以《东文实用读本》和《现代日语》为例	张金龙(133)

日语学习者对小组合作的意识变容及归因

——以两次 PAC 分析为中心…………… 赵冬茜(146)

我国日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报告 …………… 张 勇(158)

日语硕士导师指导观及指导行为研究 …………… 朱桂荣(168)

日本文学研究

歌から日記・物語へ

——平安女性散文文学の誕生を考える …………… 張龍妹(181)

《宇津保物語》“忠物語”与继子譚 …………… 赵俊槐(189)

浅谈《今昔》《宇治拾遗》孔子故事中的“贤人”认识

——以孔子与盗跖的论争为中心 …………… 尤芳舟(206)

《太平记》中的忠臣观

——以万里小路藤房为中心 …………… 张静宇(217)

『とはずがたり』創作意図についての一試論

——家門意識を中心に …………… 邱春泉(227)

自己救済の完結

——大江健三郎『新しい人よ眼ざめよ』論 …………… 王丽华(240)

日本文化研究

近世庶民训誡中的主从意识 …………… 张玲玲(254)

伊藤仁斎の道德論

——「天下公共」の「道」を中心に …………… 黄 媛(265)

「人和」の実現と「公会」

——加藤弘之の初期議會論における政道と政体 …………… 何鹏举(275)

试论“大正民主”背后的经济动因

——以北一辉的超国家主义为例 …………… 李若愚(290)

梁啓超による「幕末の陽明学」の発見に関する一考察 …………… 李 亜(299)

论戴季陶的武士道认识 …………… 李斌瑛(308)

张良“圯上敬履”画题在日本江戸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 程 茜(318)

论中日宗教思想的交流与融合 …………… 徐博晨(329)

日本社会经济研究

日本现代化的压缩式发展及其启示	周维宏(338)
文化现代化研究概念和方法的现状分析	卢永妮(347)
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ーディーズにおける女性オーディエンス研究のアプローチ	李 铃(358)
日本における公共事業をめぐる環境運動に関する研究 ——新幹線・原子力発電所建設を中心に	柳 玲(369)
浅析社交媒体在“3・11”东日本大地震中发挥的作用	魏 然(384)
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转变与安倍经济学	丁红卫 王 芮(395)

优秀硕士论文

文末における「が」の位置づけについて	邓佳雨(406)
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動機づけプロセスに関する事例研究	李冬梅(424)
『日本霊異記』における夢 ——「感応夢」を中心にして	赵季玉(451)
橘樸のアジア主義 ——初期中国社会研究から「東洋共同社会」論へ	梅荟园(463)
一般廃棄物処理場の立地における合意形成プロセスについて ——武蔵野市の事例を通じて	燕 玲(482)
『日本学研究』投稿規定	(508)
『日本学研究』執筆要領	(509)
《日本学研究》征稿启事	(511)
《日本学研究》撰稿规范	(512)
Contents	(514)

量词“匹”特殊义项的生成与消亡

——从日语对汉语影响的角度

静岡文化艺术大学 罗泽宇

摘要:中国語の量詞(助数詞)「匹」は主に馬やロバを数える時に用いられるが、辞書ではもう一つ「他の動物を数える語」としての用法がある。この用法はどこから発生し、どのように使われ、なぜ使われなくなったのか。本稿は言語接触の視点からこの問題をアプローチし、答えることにより、言語間(本稿では中日両言語間の)接触と相互影響のメカニズムを明らか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

結論として、

①この特殊な用法は日本語から来ている。

②この用法は創出者が意図的に使用する面もあり、無意識的に使ってしまう面もある。特に無意識的な面はmulti-competenceの理論で解釈できる。しかもこの現象は外国語学習者に見られる普遍的なことである。

③この用法が淘汰された原因としては使用者が限られていること、量詞というカテゴリーは文法化の過程を経てコロケーション等が安定している側面を持っていること、同じ働きをする在来語彙がすでに存在することなどに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关键词:量词 匹 语言接触 目标语言对母语影响

1. 量词“匹”在现代汉语中的搭配

量词“匹”在现代汉语中可使用的范围相当小,《辞海》(第六版,2011,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解释为“量词。用于马、骡等。^[1]”,并列举了“四匹马;两匹骡子”这两个例子;现代汉语方面最具权威的中型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005,商务印书馆)、以汉语规范命名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2010,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也都沿用了这一定义和类似的例子。

关于“匹”字的词源和如何演变为用来计量马和骡的量词的问题,安丰存、安丰科(1992:110)指出:“‘匹’是来源于动词的名词,专指离辕待驾的马,而后经历了语法化过程而成为量词”。

登于《语文建设》上的短文《从一匹布说到匹夫匹妇和马匹》(天作 2000:36)也提到“在秦汉时代汉语的量词刚产生,量词用得少,而『匹』是一个早期的量词。十三经中提到马多少匹的为常例,只有在《孟子·告子》中有『一匹雏』的例子,用来计量小鸡”(文中着重号均为笔者加注,下同)。可见“匹”的使用范围即使在古汉语中和现在也没

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另外,日本学者白静川编写的汉和辞典《字通》,对“匹”字的字解如下:

- (1)馬が並んでいる前脚と胸腹部とを、複線的にするしもので、もと馬匹を示す字であつたと思われる。金文の賜与に馬匹・馬四匹という例があり、四匹は合文の形でしるすことが多い。〔説文〕十二下に「四なり。匚(けい)に従ふ。(かさね)にして一匹なり。は亦聲なり」と布帛の長さをいうとするが、字は(八)に従う形でなく、布帛の長さというのも原義でない。馬匹を複数的に表示するところから匹配・匹の意となり、また匹敵のように用いる。字はまた疋に作る。匹に足の形を加える。

由此可知,从古到今,量词“匹”与马以及马的变种骡之间的搭配都是相对固定的。

2. “匹”的特殊用法

但如果深究上面列出的释义,会发现其中的“等”字语焉不详,之所以在这里要留下一个“退路”,其原因在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其实在某一时期曾一度出现过用“匹”来数马、骡以外动物的特殊用法。而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则造成了各类词典对这个特殊用法难以处理的尴尬局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语大字典》(第二版,2010,四川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对“匹”字作量词的第三义项和例证。

- (2)也用于其他动物,相当于“只”。

鲁迅《故事新编·奔月》:“他刚要跨进大门,低头看看……网里的三匹乌老鸦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里就非常踌躇。”

《汉语大词典》(第一版,1986/1993,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虽没有分列成一项,但也明确写明了可计量“其它动物”,并引用了郭沫若的例证。同一例证在该出版社编写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一版,2006,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中也有收录。

- (3)量词。马驴骡及其它动物的计量单位。

(前三例略)

郭沫若《残春》:“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地说,说 he 自己是龙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鱼,原来是条龙子。”

鲁迅甚至还将“匹”的用法扩展到了“獐”这一种人们完全陌生的动物(“獐”一字也是鲁迅独创,其是否存在亦或所指为它物至今仍众说纷纭)。

- (4)……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獐尽力地刺去,那獐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呐喊》)

对于这种特殊的用法,有人认为它有特殊的修辞作用。

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曾元沧在《新民晚报》2004年7月21日上发表的《鲁迅和他的“一匹老鼠”》一文。该文章后又收录于该作者的《手上阡陌》(2006,学林出版社)一书,说明作者对该观点还是相当有自信的。原文摘录如下:

文学作品的语言,规范之中见变化,造就了气象万千。有些看似不规范的东西其

实很见功力。如：“匹”一般用在大的动物身上，好比“两匹马”、“七匹狼”等，而鲁迅却把它用在了老鼠头上，称“一匹……老鼠”（见鲁迅《故事新编·铸剑》）。一个“匹”字就使得硕鼠不理睬眉间尺的叱声，“咯吱咯吱地径自咬”的凶狠相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如果不用“匹”，而用常规的“只”，那岂不索然无味？作为文学大家的鲁迅仅仅以此突破“规范”的出奇一笔就让文字鲜活了。

该文指的“一匹……老鼠”原句是这样的：

(5)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果然，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但是，存水已经不多，爬不出来，只沿着水瓮内壁，抓着，团团地转圈子。（《故事新编·铸剑》）

光从这一段文字来看，似乎推断用“匹”来体现老鼠的硕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有几个地方很难站住脚。最主要的问题有三点：

1. 开头部分我们已经提到“匹”字的用法其实相当窄，从马的意义派生而来，后与马、骡相互关联。若要体现老鼠的大，首先联想到的应该是适用范围和所指内容都要大得多的另一个量词“头”。

2. 如果“匹”是一个欲言又止的修辞手法，那后面紧跟的“很大”就显得多此一举。郭沫若则用了完全相反的“一匹小鱼”，那又如何解释。

3. 从之前出现的例证中可以得知，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章中，“匹”的用法其实相当宽泛，完全和所搭配的动物大小无关。

上述几点中，特别是第三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有过考查。比如达维(1995)、唐晋先(2012)等。其中，唐晋先(2012)还指出，除鲁迅和郭沫若外，沈从文、沙汀、周作人和郁达夫等的作品中也出现过“匹”的用法泛化。笔者调查发现，茅盾的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6)一匹蟋蟀忽然啾啾地叫了两声。（《霜叶红似二月花》）

(7)这以后，万籁无声，只有墙脚那匹蚯蚓忽然又悲壮地长吟起来了。（《霜叶红似二月花》）

3. “匹”的特殊义项来源于何处？

唐晋先(2012)在归纳了鲁迅等人的“匹”字用法后，将其来源推测为以下三类：

古代汉语、西南官话和日语。

不过对于第一种来源，他又同时认为：“由上可见，在古代汉语中，量词‘匹’主要用于‘马、驴、骡’等中型家畜^[2]，其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因此我们不能说现代文学作品中量词‘匹’广泛用于各种动物的用法是直接由古代汉语继承而来的”（唐晋先 2012：130）。笔者也持相同意见。

关于第二种来源，有兴趣者可参见唐晋先(2012)原文。本文不做具体的展开，原因有三，一是笔者对西南官话并不了解，无法作更深入的分析；二是方言用法在辞条收录时往往是被排除或特别标注的，而“匹”的这项用法在任何一部辞典的解释中都未出现方言的提示，显然编撰者也没有将其当作方言来处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将西南官话看成和北方方言相对的一种语言变种(variety)，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三种来源的生成和传播可以看作类似的模式。

这第三种来源便是日语。这一点其它几位学者也提过，比如：达维(1995)、徐桂梅

(2012)等,主要证据是这几位作家共同的日本生活和日语学习背景。这一来源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部分。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后两个来源本身就已证明,“匹”的特殊用法不是语言体系内部独立演化的结果^[3],而是受到更多其它体系外因素的影响,相对于西南官话则是北方方言,相对于日语则是汉语。

鉴于本文的读者都通晓日语,故对于日语中量词(助数词)“匹”的用法和范围本文不再作介绍和分析,只简单引用『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2002,小学馆)的第二义项加以补充说明。

(8)(前略)[接尾]動物・昆虫・魚などの数を数えるのに用いる。もとは馬や牛などの獣類にいったが、次第に小動物にもいうようになった。上に来る語によっては「びき」「びき」となる。

4. “匹”字日语用法的生成原因

对于上述“匹”的用法来源于日语,已有数名学者提出过相同观点,但就为何鲁迅等人的著作会使用日语“匹”的用法,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而这一点,恰恰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它回答的是语言变化的至关重要的始动问题。目前,观点比较集中在是否鲁迅等人有意而为之上。

比如,对于鲁迅为何要使用大量的日语表达方式,徐桂梅(2012:51)认为“鲁迅在创作中也刻意求新求异,有时甚至可以容忍‘不顺’的存在。他大胆引入‘日语元素’,用新词语,新语法、新的修辞手段,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个陌生新鲜的文本。‘陌生化’最大的好处是能延长审美过程和时间,鲁迅所期待的也正是读者能‘想一想’、‘问一问’。他绝不用‘熟悉’来迁就读者的‘爽快’,而是硬拉着读者走进‘陌生’,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新的读者,也才能推动汉语的自新。”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包括徐桂梅(2012)在内的很多文献都引用了《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 K. 来信)〉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最好陆续吃一些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鲁迅 2005:391392)

笔者认为,创新固然是鲁迅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比如上文中提到过的“獐”就是鲁迅的一个创新,但将鲁迅作品中的日语元素全部归为他的创新和有意识的改造并不合理。比如本文所讨论的“匹”字就值得商榷。

首先,“匹”自古就专用于马、骡等,至今仍没有太大变化,可以说搭配相当固定。所以可以说语法是再精密不过的了,并不存在〈关于翻译的通信〉所提的“语法的不精密”、“思路的不精密”等问题。将其强行扩张到其它动物上来反倒会造成混乱和误解,从而招致诸如第三章中出现的是否是为了突出“大”而用的特殊修辞等臆测。

其次,译文或原文的创新一般都是为本国语言中原本没有的新鲜事物所服务的。如果是将量词“匹”用于当时中国社会还不存在的新生物、新事物,那确实能够为汉语带来新鲜血液,但本文所列出及没有列出的其他例子,基本上都是生活中最常见不过

的动物,无论是计数还是指代都已经约定俗成,随意扩张其用法并不会给汉语带来任何直接的益处。

因此,此处的“匹”,笔者更倾向于鲁迅等人无意而为之,是受到所学外语的干扰所致。曹德和(1994:28)中也有和笔者类似的观点:“郭沫若在日本生活多年,日文水平不下于鲁迅。联系两位大师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不难看出,他们将‘匹’用于马驴骡以外的对象,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受头脑深处日文知识的干扰,属于无意识的不自觉的修辞”。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单纯的修辞,而认为是一种所学的目标语言对母语所产生的干扰。对于这种干扰,最早在1953年美国语言学家Weinreich在其著作《Language in Contact》中就有提及:“those instances of deviation from the norms of either language which occur in the speech of bilinguals as a result of their familiarity with more than one language/那些发生在会说两种语言的人身上的,由于其了解一种以上语言使得背离其中某种语言规范的例子”(Weinreich 1953:1,译文为笔者加译)。外语学习者讲出的那些背离所学语言的例子后来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即现在所说的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母语干扰”。而外语学习者在学习了外语之后,其母语发生了什么变化一直没有引起大家的太多注意,包括Weinreich本人。

当然这和后来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兴起也有一定的关系。乔氏理论框架下,句子是否合乎语法规则最终依赖操母语者的判断,因此这种理解下,母语理当是纯粹并绝对的,是外语学习者的终极目标。虽然他又提出应该区别对待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的观点。但实际环境中,乔氏追求的语言能力类似于索绪尔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中的语言,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所以研究的对象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将一些边缘性的例子剔除出去。

但在现实情况中,每个人的母语理所当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可能是其它方言、可能是别国的语言,这种影响也多是潜移默化的,用曹德和(1994:28)的话来说就是“不自觉的”。

对于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影响,Cook(1991)提出了multicompetence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定义为“knowledge of two or more languages in one mind”(头脑中有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知识,笔者译),且这两种知识不断互动,是一个整合的连续统一体(integration continuum,Cook 2003:9)。Cook更多次指出(Cook 2003、2008等):“当今社会已经很少能找到纯粹的只会一种语言的人,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是二语或二语以上使用者(L2 user)”。所以也可以认为,纯粹的理想化的“纯净语言”也很难找到了。目前的许多研究都已证明这种第二语言对母语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参见Cook 2003)。这和学习外语过程中常可观察到的母语干扰有许多类似之处,可以基本认为是母语干扰的逆向过程。所以鲁迅等文学大家受到这种影响也不是什么例外,除了他们有意想借用日语的表达方式改造汉语的部分外,一定还有一些他们本身都没有察觉到的“不自觉”的部分,当然,指出这些影响也不等同于批判他们作品本身的文学成就。笔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

不过,在汉语方面,笔者直到目前仍没有找到与日语影响直接有关的报告,只有部

分与近代汉语欧化现象有关的文献(如朱一凡 2011)。所以借拙文将这一理论框架介绍给各位读者也是本文撰写的目的之一。理解这一点对重新审视日中语言交流史、汉语的欧化现象、翻译腔、日语和汉混合现象等都是非常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由于篇幅有限,在本文中这部分内容不再做过多展开,笔者将会另寻时机在其它文章中再具体做详细讨论。

5. “匹”字的新义项为何没有得到传播

第4章中我们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讨论“匹”新义项的始动机理,这里我们再来考虑“匹”的传播问题。不肖说,现代汉语中,“匹”的这一用法除了方言外,已完全消失。比如,王敏(2012)还将“匹”扩展于鱼、狗等的例子作为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过程中的典型错误来分析。这显然和《汉语大词典》等的义项和例证都是相左的。可见《汉语大词典》等中的这一义项现今只能算是一块语言化石(这里借用二语习得中的 fossilization 一词来描述这一情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先生在1968年编写的《汉语口语语法》的量词章节里,列出了“匹”作为“个体量词 Mc”的用法,在其可搭配的名词中只列出了“马、驴、骡”三种(赵元任 1968(吕叔湘译 1979):264)。考虑到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家身份和早在1938年就已离开中国赴美讲学的时代背景,可见鲁迅等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这一“匹”字的特殊用法先天不足,当时就没有被正统的汉语体系所接纳,不久就短暂地完成了其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同时也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语言间接触、影响的全过程。

柴田(1956)在研究集团内部特有的语言表达(比如行话、黑话等)时,发明了“话语上司”(言語ボス,汉语为笔者译出)一词,专指集团内部第一个使用某词语的人,这个人对该流行语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文讨论的内容中,鲁迅、郭沫若等人就可以算是“话语上司”。按理说这种被“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所收录的内容本应该是非常有传播的先天优势的。

但结果是“匹”的这一特殊的义项以及其它一些如徐桂梅(2012)等中列出的日语用法一样,并未得到传播,而是直接消亡了。如果说上一章讨论的是单独个体的行为——一个人的外语接触背景对他母语的影响,那么这一章讨论的则首先是一个群体行为——“话语上司”带入的新表达方式是不是会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展开;同时,在下一章我们还需要讨论语言系统内部是否接纳这一新的表达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匹”扩展到马骡之外的用法是否有志同道合的响应者。笔者请友人代为检索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研发的中日对译语料库(第一版),发现除鲁迅、矛盾的例子外,其余的只有下面两个例子^[4]。

(9)我记得爷爷牵着我,我牵着一匹小黑狗,在田野里转。(《红高粱》)

(10)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而“话语上司”鲁迅自己,对于“匹”的用法,也时有反复。唐晋先(2012:129)就指出:“实际上,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很多动物名词既用量词‘匹’也同时用别的量词来

搭配。在鲁迅作品中,‘狗’既用‘条、只’也用‘匹’作量词,‘猫’既用‘条’也用‘匹’作量词,‘鸡’既用‘只’也用‘匹’作量词,‘兔’既用‘个’也用‘匹’作量词。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里列出狗的几个例句。

(11)阿 Q 并没有说话,拔腿便跑,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狗。(《阿 Q 正传》)

(12)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狗的驳诘》)

(13)马路上就很清闲,有几只狗伸出了舌头喘气。(《示众》)

这种游移不定的用法,某种程度上其实和外语学习过程中经常可以观察到的正确/错误形式在一定时期交替出现的现象类似,也进一步证明了鲁迅也许并不是有意要改造什么。

同样的现象,朱一凡(2011)在调查五四时期文学作品的“底”、“的”分工时,发现也同样存在。她指出:“总体来说,五四时期对‘的’、‘底’的使用是相当混乱的,常常在一个作家的作品时,甚至在一句话里,‘的’、‘底’的分工也出现交叉和重合,……而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同时期的作品中不胜枚数。此外,我们使用 CCRL^[5]在现代名家小说文本库中对‘的’、‘底’进行了检索,发现对‘底’的使用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集中出现在几个作家的作品中,如鲁迅、巴金和俞平伯,由此可见,‘的’、‘底’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别作家的个体行为,而这种尝试显然缺少在汉语中使用的基础。”

可见,即使是作家本人比较有意而为之的文体语法改造,在实际过程中也会出现走样,结果就导致虽有“话语上司”在不断发出信息,却鲜有人应合的尴尬场面。

6. 汉语体系内部的阻力

语言是有流动性的,古代汉语向日本的输出,到现代欧美、日本以及港台语言向中国的输入,往往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探讨文化和社会的一些变化对语言产生了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语言只要在流动,就会像所有具有流动性的物质一样,会产生/遇到压力和阻力。目前的大量语言接触的研究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被成功保留或部分保留的表达方式上。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这些结构是最突出最显眼的。但这个眼光的局限使我们看不到绝大部分被淘汰的表达方式,那些表达方式为什么会被淘汰其实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在最后试图初步探索一下“匹”的新用法在汉语内部又遇到了什么阻力。

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化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词汇层面上这已经是一个共识,这和二语习得过程中习得项目的难易程度也是基本等同的。所以可以基本肯定,词汇相对于语法要容易一些。而同样的词汇,则语法化程度低的比较容易受影响。第一章中安丰存、安丰科(1992)就已考证“匹”经历了自实质名词向抽象性强的量词的转化过程,已经是虚词范围,可划入语法范畴。所以有理由认为,要强行扩张“匹”的用法,自然会首先受到“匹”原有用法本身相当程度的阻力,而这种阻力则远大于普通的词汇所带来的阻力。

其次,量词这一词汇范畴也相当特殊。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使汉语的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词汇也通过吸收国外的新词新语而丰富了许多。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词类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它们没有太多吸收新内容的需要,量词就属于其中的一类。即使是内容的扩张,更多的也是给新名词、新事实配上原有量词形成扩张搭配

的模式,而极少向已有的量名组合进行扩张。以“消息、短消息、微博”为例:从“一条消息”,派生出“一条短消息”以及“一条微博”,新事物的出现给“消息”本身能搭配的量词并没有带来特别的变化。

最后,“匹”的用法要扩张,还要受到已有势力——“只”、“条”、“个”等量词的挤压。在相对稳定、互成互补的量词体系中,在本文的例子中,要扩张量词“匹”的用法,相当于要同时挤压另外数个原有量词的空间。这一点,金(2011)对日语中“ケース”和“トラブル”这两个外来语是如何在报刊文章中增大使用频率最后进入主流的常用词汇所做的分析非常有启示性。比如“ケース”一词,自70、80年代开始逐渐向负面的语感演化,用以变为常以连体修饰型出现,提示某些“(已发生的)负面的”事件。而报章中负面新闻出现的频率较高也致使了它和其它的近义词“例”、“ことがら”、“場合”等拉开差距,稳定地在日语中保留了下来。显然“匹”在还没有和“头”等其它量词形成区别和彰显个性之前已经被它们夺去了良好的生存空间,只可能在各种压力的挤压下渐渐走向衰弱。

7. 小 结

本文通过对“匹”的一个特殊义项的出现与消亡的分析,简单地归纳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新表达方式的产生、传播及衰退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有许多关键的枝节被剪切掉了,很多过程也被简单化了,所以可能还不能完整地还原出“匹”的出现与消亡的所有细节。希望各位对此领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给予指教和补足。

最后,笔者将本文所构想的完整的生成到消亡的循环链补足,也同时给本文划上一个句号。一个完整的生成传播到衰退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新表达的生成从独立的几个个体相对频繁和高密度的语言接触(本文中是留日学者与日语的接触)或独立的创造活动开始,通过个体间的叠加(本文中留日作家都多少出现了这样的用法)或各种媒体(本文中是作家作品)的介入进行传播,流动过程中受到文化、社会及语言内部的各种压力,从而相互抗衡,最后有的成功保留下来成为语言新的枝干部分(比如“经济”等大家所熟知的日语词),有的则以混合杂交的形式脱胎换骨,而更多的,像本文中所讨论的“匹”一样,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德川(1978)列举了四种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化的类型——替代、共存、混合杂交、引入新形式,唯独没有提到淘汰。接触不代表就一定不会对语言体系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或许淘汰才是最频繁出现的一个类型。

注

[1]另有异体字“疋”,《辞海》第六版中将其分列出来,解释为“绸布等织物的量名”。后面列出的文献也一致认为两者需要区别对待,故本文中也分开对待,不作详细讨论。

[2]此处的“家蓄”应该是“家畜”的笔误,本文中按原文保留。

[3]指出“匹”的用法来源于日语的达维(1995)认为其源头仍是古汉语:

“倒是需要补充一点:日语中这个‘匹’的泛义用法,追溯起来,最早却还是来自我们的古汉语,如《孟子·告子上》就有:‘力不能胜一匹雏’。(雏在古代指凤凰一类的鸟。)

但可借古代汉语中“匹”的这个用法,《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辞源》、《辞海》竟都失收,使

人误以为日语倒是源头。”(达维 1995:31)

这一点笔者认为仍有待商榷。

[4]《红高粱》中出现过数个用于狗的例子,但没有用于别的动物,此处合并为一例。

[5]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汉语语料检索系统(笔者加注)。

参考文献

(例句所引的辞书不再一一列出)

日语

金愛蘭. 2011. 「20 世紀後半の新聞語彙における外来語の基本語化」. 『阪大日本語研究. 別冊. 3』. p57 - 120.

真田信治(編). 2006. 『社会言語学の展望』. くろしお出版.

柴田武. 1956. 「集団生活が生むことば」. 『ことばの講座 5』. p88 - 107. 創元社.

渋谷勝己. 2010. 「言語接触研究の動向」. 『日本語学(特集 言語接触の世界)』. 2010 年臨時増刊号. 615. 明治書院.

白畑知彦、若林茂則、須田孝司. 2004. 『英語習得の「常識」「非常識」: 第二言語習得研究からの検証』. 大修館書店.

徳川宗賢. 1978. 「単語の死と生・方言接触の場合」. 『国語学』. 115. p40 - 46.

汉语

安丰存、安丰科. 1992. 〈汉语量词“匹”词源及语法化分析〉. 《东疆学刊》. 2011 年第 3 期. p106 - 110

曹德和. 1994. 〈应当重视对不自觉修辞的研究——从“读”和“匹”的超常用法谈起〉. 《修辞学习》. 1994 年第 5 期. p27 - 28

达维. 1995. 〈鲁迅作品中的“匹”〉. 《咬文嚼字》. 1995 年第 4 期. p30 - 31

鲁迅. 2005. 《鲁迅全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p379 - 398

唐晋先. 2012. 〈现代文学作品中动物量词“匹”的泛化现象探源〉.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2 期. p129 - 131

天作. 2000. 〈语文杂记(五)〉. 《语文建设》. 2000 年第 11 期. p36

王敏. 2012. 〈日本留学生学习汉语量词偏误分析——以量词“头”“匹”“条”“只”为例〉.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2 年第 6 期. p96 - 97

徐桂梅. 2012. 〈鲁迅小说语言中的“日语元素”解析〉. 《鲁迅研究月刊》. 2012 年第 3 期. p45 - 51

曾元沧. 2006. 《手上陌陌》. 学林出版社.

赵元任. 1968. 《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1979. 商务印书馆. p263 - 265

朱一凡. 2011. 《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 - 193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语

Cook, Vivian. 1991. The poverty of the stimulus argument and multicompetence.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7 (2). p103 - 117

Cook, Vivian. (ed.). 2003. 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Cook, Vivian. 2008. Multicompetence: Black Hole or Wormhole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ZhaoHong Han et al. (ed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Proces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Weinreich, Uriel.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